

小故事中的生活智慧书系

SHORT STORIES OF LIFE SERIES



担当责任 的 小故事

杨春雷◎编著

生活都是从一段温暖的故事开始的

故事都是由充满仁爱的智慧书写的

生活的故事开启了无数扇窗，让我们看遍人生的风景

人生的故事虚掩着门，却只能用智慧推开



吉林出版集团 時代文藝出版社

SHORT STORIES OF LIFE SERIES



担当责任 的 小故事

杨春雷◎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担当责任的小故事 / 杨春雷 编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387-3573-4

I . ①担... II . ①杨... III .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4578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朱凤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野

装帧设计 孙俪

排版制作 徐俊轩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担当责任的小故事

杨春雷 编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 × 1000 毫米 1 / 16 字数 / 252 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人性的光辉

- 002 / 人性的光辉
- 003 / 宽恕
- 004 / 校长道歉
- 006 / 征服
- 007 / 难忘的体罚
- 009 / 化装舞会
- 012 / 半便士
- 013 / 体面的人
- 015 / 雪中的零
- 017 / 安迪的牺牲
- 020 / 成熟是要经过学习才能达到的
- 021 / 圣徒
- 022 / 成功可以改变你的人格与尊严
- 023 / 律师与浪子
- 027 / 窗外的风景

心灵的栅栏

- 030 / 心灵的栅栏
- 031 / 一定是星期三
- 034 / 上帝的小站
- 034 / 家中失火之后
- 036 / 施与
- 037 / 深深的体谅
- 038 / 宽容是心与心的体谅

040 / 天使的礼物	感谢那只手
041 / 基督的化身	
042 / 拉蒂·麦可琳	104 / 感谢那只手
043 / 用你的赞美使别人如沐春风	104 / 红色运动衫
045 / 站在同一立场上	107 / 为你点亮一盏灯
047 / 上帝所赐	108 / 等
050 / 小贩的葬礼	112 / 弟 弟
054 / 一个孩子的力量	114 / 钱 夹
056 / 刻在树上的爱情	117 / 某君恋爱外史
058 / 云襟胸怀	119 / 断残花瓶
061 / 空投糖果	122 / 航海之梦
063 / 小男孩救大兵	126 / 红宝石饰物
064 / 不可亵渎事实	129 / 献给尤兰达的玫瑰花
065 / 爱的一课	133 / 施舍的树
066 / 共同的信赖	134 / 盲 人
067 / 一个老报人的故事	137 / 红木钢琴
069 / 汽车站上的新起点	139 / 接力棒
071 / 葡萄熟了	142 / 冬天里的两个秘密
073 / 把不幸当做快乐的起点	145 / 最漂亮的天使
075 / 世界最大的黑钻石	146 / “瞧，我到现在还没事！”
079 / 距 离	149 / 决不放弃
080 / 失败只是暂时的	152 / 最好的球员
083 / 拿着你的叉子	157 / 长街短梦
084 / 从袖手旁观到热心公益	158 / 圣诞心愿
085 / 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	161 / 五块钱成交
088 / 阳光女士	162 / 我的小哥哥
089 / 感谢生命	164 / 无光的意境
091 / 玫瑰色的眼镜	165 / 树林的馈赠
093 / “万事通”先生	168 / 奇 迹
096 / 钱买不了人情	170 / 雪中送炭
098 / 14级台阶	172 / 桌 布

永世难忘的陌生人

- 176 / 永世难忘的陌生人
- 176 / 海啸之前
- 178 / 永恒的百合
- 179 / 一个人能做到的
- 184 / 很可能……他叫希内斯
- 187 / 化雪之爱
- 188 / 出狱者
- 192 / 善有善报
- 193 / 盗亦有道——窃贼彼得森的故事
- 196 / 海中救援
- 197 / 为什么我会如此，上帝？
- 200 / 威尔逊与乞丐
- 202 / 一只橄榄球
- 204 / 她是我的朋友
- 205 / 宽容超越一切

生死朗读

- 208 / 生死朗读
- 210 / 播种希望
- 213 / 我就是圣诞老人
- 216 / 寻 找
- 218 / 海明威的教导
- 220 / 最好的消息
- 220 / 爱是最伟大的力量
- 222 / 山里人
- 224 / 尊严
- 226 / 传下去
- 228 / 得与失
- 229 / 世界其实很小
- 229 / 与人为善
- 231 / 爱人爱己



.....
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光辉

我很容易动情。有一次，基罗夫芭蕾舞团的“天鹅舞”落幕时，我泪如雨下。每次在纪录片里看到罗查·班尼斯达创出“不可能打破”的纪录，不到4分钟跑完1英里时，我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想，我一看到人们表现人性光辉的一面，便会深深感动，而他们不必是伟大的人物，做的不必是伟大的事。

就拿几年前我和妻子去纽约市朋友家吃饭那个晚上来说吧。当时雨雪交加，我们赶紧朝朋友家的院子走去。我看到一辆汽车从路边开出，前面有一辆车等着倒进那辆车原来的停车位置——这在拥挤的曼哈顿区是千金难求的。可是，他还未及倒车，另一辆车已从后面抢上去，抢占了他想占据的位置。“真缺德！”我心想。

妻子进了朋友的家，我又回到街上，准备教训那个抢位的人，正好，那人还没走。

“嗨，”我说，“这车位是那个人的。”我打手势指着前面那辆车。

抢位的人满面怒容，对我虎视眈眈。我感到自己是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他那副凶相也就不以为然。

“别管闲事！”那人说。“不，”我说，“你知道吗，那人早就等着那个车位了。”话不投机，我们很快吵了起来。不料，抢车位的人自恃体格魁伟，突施冷拳，把我打倒在他的车头上，接着便是两下巴掌。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心想前面那个司机一定会来助我一臂之力。令我心碎的却是，他目睹此情此景后，开着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抢位的人“教训”了我一顿以后，扬长而去。我擦净了脸上的血迹，悻悻地走回朋友家。

我以前是个海军陆战队员，身为男子汉，我觉得非常丢脸。妻子和朋友见我脸色阴沉，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编造说是为车位和别人发生了争吵。他们自然知道里面定有蹊跷，也就不再多问。

不久，门铃又响了起来，我以为那个家伙又找上门来了。他是知道我朝这里走来的，而且他也扬言过，还要“收拾”我。

我怕他大闹朋友家，于是抢在别人之前去开门。果然，他站在门外，我的心一阵哆嗦。

“我是来道歉的，”他低声说，“我回到家，对自己说，我有什么权利做出这种事情来？我很羞愧。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将要关闭，我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今天被解雇，我心乱如麻，失去理性，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事隔多年，我仍记着那个抢位的人。我相信，他专程来向我道歉，需要莫大的力量和勇气，在他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他向我告辞时，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颊。

(美国) J.埃尔达

宽恕

43年的时间似乎很长，长得足以使人忘记一个熟人的名字，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一位我曾经很熟悉的老夫人，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她的姓名了，她原本是我在威斯康星州的迈阿密送报纸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客户。那是1954年的岁末，那一年我12岁。虽然已经隔了这么多年，她曾经给我上的一堂宽恕他人的课还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它传授给其他什么人。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那天，我正和一个朋友躲在那位老夫人家的后院里朝她的房顶上扔石头。我们饶有兴味地注视着石头从房顶边缘滚落，看着它们像子弹一样射出，又像彗星一样从天而降，我们觉得很开心很有趣。

我拾起一枚表面很光滑的石头，然后把它掷了出去。也许因为那块石头太光滑了，当我把它掷出去的时候，不小心，它从我手中滑落，结果砸到了老夫人家后廊上的一扇小窗户上。我们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就像兔子一样从老夫人的后院里飞快地逃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想到老夫人后廊上被打碎的玻璃就很害怕，我担心会被她抓住。很多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候，我确信已经没事了，但我的良心却开始为

人性的光辉

STORY

她的损失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犯罪感。我每天给她送报纸的时候，她仍然微笑着和我打招呼，但是我见到她时却觉得很不自在。

我决定把我送报纸的钱攒下来，给她修理窗户。3个星期后，我已经攒下7美元，我计算过，这些钱已经足够修理窗户了。我把钱和一张便条一起放在信封里，我在便条上向她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说我很抱歉打破了她的窗户，希望这7美元能抵补她修理窗户的开销。

我一直等到天黑才鬼鬼祟祟地来到老夫人家，把信封投到她家门前的信箱里。我的灵魂感到一种赎罪后的解脱，我重新觉得自己能够正视老夫人的眼睛了。

第二天，我去给老夫人送报纸，我又能坦然面对老夫人给予我的亲切温和的微笑并且也能回她一个微笑了。她为报纸的事谢过我之后说：“我有点东西给你。”原来是一袋饼干。我谢了她，然后就一边吃着饼干，一边继续送我的报纸。

吃了很多块饼干之后，我突然发现袋子里有一个信封，我把它拉了出来，当我打开信封的时候，我惊呆了。信封里面是7美元和一张简短的便条，上面写着：“我为你骄傲。”



校长道歉

不知为何，我在学校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老是捣蛋。以前我很蠢，但从不做坏事。现在呢，我是个留级生，不但很笨，还是个无赖。我们班主任安娜就是这样说我的。

以往别人骂我时问：“你不害臊吗？”我埋下头说：“害臊……”可现在我嘻笑地回答：“不！”我知道为人应该善良，可在学校不可能善良，何况也不要求我这么做，只要求我顺从……

班主任安娜走进教室，满脸气恼的样子。我们站起来，身体挺得笔直。

“坐下！”安娜喝道，“现在你写作文。”

“今天的作文我不判分，因为这是《少先队真理报》的征文，标题是《如果我是

一位教师》。”

“天哪，如果出错怎么办！”

“错误由我来检查、改正。”

“要是我不想当老师呢？”我坐在座位上问，“那怎么办？”

“安德烈！谁也不会要求你去当老师的！”老师生气地说，“你根本就可以不写！”

但我还是随心所欲地写了，也许出了很多错。管它呢！

我在作文中写道：学校不该像现在这种样子，而应完全相反。比如说这样：我来到学校，所有的老师碰到我都很高兴！“你好，亲爱的安德烈！”他们一副笑容满面的样子。

“你们好！”我一边走自己的路，一边严厉地说，“叫校长到我这儿来！两天没看见他啦，是不是又出去玩了？”

“他在开会。”老师们替他申辩。

“我马上就会弄清楚他到底上哪儿去了！”我恐吓道。

校长跑来，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眼睛瞅着地面。

“是你叫我吗，安德烈？”

“对，同我到教室去！”我生气地点点头。我走进教室，他小心地在门口站住了。

“你瞧瞧，我为什么叫你来……你瞧，教师们又违反纪律了，在课堂上搞得很不像话。”

“又犯什么老毛病啦？”校长叹了一口气。

“你想想！昨天地理老师尤利雅把彼得叫‘胡涂虫’，难道你们的教学法就是这样？”

校长不高兴地把双手一摊：“唉，安德烈，我给她说过无数次了。我根本拿她没办法！不过，你也要体谅她。她家中出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得了……”我长叹一声，“与其在此哭丧着脸，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教育学。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爱学生……”

“对，爱学生。”他唯唯诺诺地答道，在我的示意下退了出去。

第二天是礼拜日。老远，我看不见校长从学校出来，一边走，一边查看房子的门牌号……当校长敲了敲我家的小篱笆门，走进院子时，我吓得赶紧躲到桌子下面。

一定是来告状的。幸亏我家没大人……

“安德烈！”校长在外面喊道，“要是你在家，就让我进来。”

“我读了你写的作文！你听见了吗？”等了一会儿，他又喊道。

我不回答。有什么好谈的？他找的不是我，而是我妈妈，是来告状的。

“安德烈！”他转而伤心地说，“我同意你的一些意见……你听到了没有……”

“反正我不开门！”我吼了一声。

“我以前也想过，”他轻轻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是的，我的工作应当做得更好一些……孩子们跟我在一块儿才会觉得有意思，很一般……我们互相理解……我做过努力，但不完全成功……你明白吗？”

“关我什么事？”我在窗帘后面叹了一口气。

“当然关你的事！”他回答，“爱学生……叫别人怎么爱你？你谁都不需要。你活着，读你自己的书，别的一切对你都无所谓。你从旁边观察别人，讥笑别人的弱点……”

“对，”他突然说，“你在学校表现不好，这我也有责任，应该向你道歉。我也想过，我们学校应该是所有学生的第二个家……”

他坐在门口的阶梯上，忧郁地抽着烟，不再像一个威严的校长，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打开门，走到台阶上，他往旁边挪了挪，我靠着他坐了下来。

征服

有一劫犯在抢劫银行时被警察包围，无路可退。情急之下，劫犯顺手从人群中拉过一个当人质。他用枪顶着人质的头部，威胁警察不要走近，并且喝令人质要听从他的命令。警察四面包围，劫犯挟持人质向外突围。突然，人质大声呻吟起来。劫犯忙喝令人质住口，但人质的呻吟声越来越大，最后竟然成了痛苦的呐喊。

劫犯慌乱之中才注意到人质原来是一个孕妇，她痛苦的声音和表情证明她在极度惊吓之时马上要生产。鲜血已经染红了孕妇的衣服，情况十分危急。

一边是漫长无期的牢狱之灾，一边是一个即将出生的生命。劫犯犹豫了，选择一个便意味放弃另一个，而每一个选择都是无比艰难的。四周的人群，包括警察在内都注视着劫犯的一举一动，因为劫犯目前的选择是一场良心、道德与金钱、罪恶的较量。

终于，他将枪扔在了地上，随即举起了双手。警察一拥而上。围观者竟然响起了掌声。

孕妇不能自持，众人要送她去医院。已戴上手铐的劫犯忽然说：“请等一等，好吗？我是医生！”警察迟疑了一下，劫犯继续说，“孕妇已无法坚持到医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警察终于打开了劫犯的手铐。

一声洪亮的啼哭声惊动了所有听到它的人，人们高呼万岁，相互拥抱。劫犯双手沾满鲜血——是一个崭新生命的鲜血，而不是罪恶的鲜血。他的脸上挂着职业的满足和微笑。人们向他致意，忘了他是一个劫犯。

警察将手铐戴在他手上，他说：“谢谢你们让我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这个小生命是我从医以来第一个从我枪口下出生的婴儿，他的勇敢征服了我。我现在希望自己不是劫犯，而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难忘的体罚

也许，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样也有威信极高而能使所有学生都敬畏如神的老师，但肯定不会有哪位老师会像在我们镇上待了30多年的弗洛斯特女士那样，差不多成了全镇老少的严师，让大家都服膺于心。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走进众人的心底的，至于我，那是因了一次难忘的体罚：挨板子。

那是一次数学考试。试前，弗洛斯特女士照例从墙上把那块著名的松木板子取下来，比试着对我们说：“我们的教育以诚实为宗旨。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自欺欺人，虚度时日。这既浪费你们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而我早已年纪不轻了，奉陪不起——好吧，下面就开始考试。”说着，她就在那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后坐了下来，拿起一本书，径自翻了起来。

我勉强做了一半，就被卡住了，任凭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于是，我顾不得弗洛斯特女士的禁令，暗暗向好友伊丽莎白打了招呼。果然，伊丽莎白传来了一张写满答案的字条！我赶紧向讲台望了一眼——还好，她正读得入神，对我们的小动作毫无察

觉。我赶紧把答案抄上了试卷。

这次作弊的代价首先是一个漫长难熬的周末。晚上，又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才迷糊过去，又被噩梦惊醒——连卧室墙上那些歌星舞星们的画像似乎都变成了弗洛斯特女士，真让我心惊肉跳！早就听人说过，教室里一只蚂蚁的爬动也逃不过弗洛斯特女士的眼睛，这么说，她现在只是故意装聋作哑罢了。思前想后，我打定主意，和伊丽莎白一起去自首。

周一下午，我们战战兢兢地站到了老师身边：“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永远不做这种事了，就是……”（没说出口的是“请您宽恕”！）

“姑娘们，你们能主动来认错，我很高兴。这需要勇气，也表明你们的向善之心。不过，大错即然铸成，你们必须承受后果——否则，你们不会真正记住！”说着，弗洛斯特女士拿起我们的试卷，撕了，扔进废纸篓。“考试作零分计，而且……”

看到她拿起松木板子，我们都惊恐得难以自持，连话也说不囫囵了。

她吩咐我们分别站在大办公桌的两头，我们面面相觑，从对方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窘态。“现在你们都伏在自己身边的椅背上——把眼睛闭上，那不是什么好看的游戏。”她说。

我抖抖索索地俯下身子。听人说，人越是紧张就越会感受到痛苦，老师会先惩罚谁呢？

“啪”的一声，宣告了惩罚的开始，看来，老师决定先对付伊丽莎白了。我尽管自己没挨揍，眼泪却上来了：“伊丽莎白是因为我才受苦的！”接着，传来了伊丽莎白的呜咽。

“啪！”打的又是伊丽莎白，我不敢睁开眼睛，只是加入了大声哭叫的行列。

“啪！”伊丽莎白又挨了一下——她一定受不了啦！我终于鼓起了勇气：“请您别打了，别打伊丽莎白了！您还是来打我吧，是我的错！——伊丽莎白，你怎么了？”

几乎在同时，我们都睁开了眼睛，越过办公桌，可怜兮兮地对望了一下。想不到，伊丽莎白竟红着脸说：“你说什么？是你在挨揍呀！”

怎么？疑惑中，我们看到老师正用那木板狠狠地在装了垫子的坐椅上抽了一板：“啪！”哦，原来如此！

——这便是我们受到的“体罚”，并无肌肤之痛，却记忆至深。在弗洛斯特女士

任教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体罚究竟发生了多少回？

我无从得知。因为有幸受过这种板子的学生大约多半会像我们一样：在成为弗洛斯特女士的崇拜者的同时，独享这一份秘密。



化装舞会

童年往事，对于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有影响的。但我不知道，我能否把这些往事回忆起来，编纂成一本书。每当我忆起一件事情时，总会联想起其他几件事情来。现在，我就说其中一件。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年代的卢卑克，一个冬天的下午，一条陡峭的街道上结了冰，很滑，天几乎是黑的。立在每家门口的煤气路灯只能照着门前。远处传来门铃的响声，说明有人进了那幢房子。这时，一个女仆拉着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走着，这男孩就是我。街上像溜冰场一样光滑，我挣脱了她的手，顺着街面溜下去，越溜越快。就在快到十字街口的一瞬间，忽然，一位长衫褴褛的妇女从横街走出来，她手上的头巾包着什么东西，我一时刹不住脚步，冲到她身上去，她猝不及防，路又滑，被我撞倒了。我在黑暗中逃跑了。

但是，我听到盘子打碎的声音，原来那个妇女的头巾里包着一只盘子。我闯了祸！我停住脚步，心里怦怦直跳。女仆终于赶上了我。

我说：“我不是有意的。”

“她今晚没饭吃了，”女仆说，“她的小儿子也没饭吃了。”

“你认识她吗，施蒂娜？”

“她可认识你呢！”施蒂娜回答。

“她会来我们家告诉爸爸妈妈吗？”

施蒂娜点点头，吓唬我。我害怕起来。

我们全家正在忙碌，因为明天过节。这个节比任何节日都隆重：举行化装舞会。这天晚上，我没有忘记黄昏时那件蠢事，以及它带来的威胁。上床以后，我还在倾听着门铃声，担心是不是那个妇女来了。她现在没有饭吃，她的小儿子也没有饭吃。我

感到很不好受。

第二天，当施蒂娜到学校接我回家时，我第一句话就是向她打听那个妇女的事。我问：“她来过我们家吗？”女仆想了一下，说没有来。但她又说，那个妇女肯定会来找我的……

直到晚上，我还在害怕。然而，家里轻松而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我，大家都在等待举行舞会。大厅里灯火通明，充满了花香和不寻常的气味。妈妈打扮得很漂亮：第一批客人已经来到，那是妈妈的年轻女友，还有一位从不莱梅来的小姐，她是一个人来的，住在我们家里，我总是缠着她。后来，大家都化了装，戴起假面具，但我熟悉内情，知道那个吉卜赛女郎是谁扮的，那个红桃Q又是谁扮的。

现在我必须睡觉去。但我又悄悄地起了床，穿着很少的衣服，摸上楼去，化装舞会已经开始。大厅前面那些房间都空着，舞会改变了一切，我几乎认不出原来这些房间。要是有人走进来，我就赶紧躲到隔壁房间去，这样我跑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厅里的舞会莫名其妙地吸引了我，那里金碧辉煌，传出了音乐声、脚步声、人声和温暖的香气。最后，我径直来到大厅的门背后，那是冒险的，也是值得的。我看见了被柔和的灯光照耀着的裸露的肩膀，看见了像珠宝一样闪烁的头发，看见了像生命一样发光的宝石。人们毫不疲倦地旋转着。爸爸化装成一个外国军官，头发扑了粉，腰间佩着剑，我看了很得意。妈妈化装成一个红桃Q，她靠在爸爸身边，比平时更奉承他。但是当我看到从不莱梅来的那位小姐时，就无话可说了，我只觉得她溜到一位先生的身边去，依偎着他，但愿他不知道她是谁扮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站在舞厅的门后看到了这一切，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舞厅的装饰体现出一种柔和、明快的风格。我后来才知道这种风格叫“洛可可”，大约十年前才从巴黎传过来的。那些舞步，四人舞，快步舞也是从那里传来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后从拿破仑三世和美丽的欧仁妮的皇宫传出来的。他们挥霍无度，可是他们的社交风气曾经流行一时，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德国北方的小城市。沙龙文化当时是最受人重视的。礼节后来也没有像当时那么讲究。人们常做哑谜游戏，猜谜，太太们在她们女友的扇子上面画水彩画，那些奉承她们的先生们则在扇子上写下他们的姓名。在那个世界，人们常做文字游戏。那是一种奇特的发明，我那时还不懂，后来才从书上知道它的道理。在拿破仑狭窄的圈子里，往往有人说出一句话叫别人写出来。这种游戏是为了发现谁的错别字最少。这种市民的游戏也适合于当时的卢卑克。

化装舞会是豪华而高贵的，不仅迎合那些一直统治着巴黎的冒险家的癖好，而且吸引着德国的上层人物。舞会最后总是以“活的形象”结束，那是为了展览当天的美女和那些奉承她们的高贵男子……躲在门后的小男孩紧张地等待着，生怕看不到这些活的形象。

突然，门被我撞开了，有人发现了我。那是一个用人，他叫我，说楼下有个妇女找我。他没有注意我当时吓得脸都变白了，晃动着他的燕尾服下摆走开了。我独自站在那里，思考着该怎么办。如果我不下楼见那个妇女，谁知道她会不会直接上舞厅来，那时就糟了。我宁可自己受点委屈。

那个妇女站在灯光微弱的大门前。她的身后是一个黑暗的房间。她还像昨天那样，穿着一身褴褛的衣衫，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从黑暗中突然冒出的一座良心雕像。我越来越迟疑地走近她。我要问她对我有什么要求。可是，我说不出话来。

“你打碎了我的盘子，”她很低沉地说，“我的小儿子没有饭吃了。”

听了她的话，我也哽咽起来。别的小孩的遭遇感动了我。就像我现在被人叫下楼来一样难过。

我到厨房拿点吃的给她，好不好呢？但是，厨房里到处都是女仆和用人，我的举动瞒不了他们。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对她说：“请您等一等。”说完我走进她身后那个黑暗的房间。那里挂着客人们的大衣，我从大衣丛中钻过去，一直钻到堆放我的玩具和书的地方。我拿着这些东西，甚至要拿那只天鹅展翅的可爱的花瓶，但是那只花瓶不是我的。我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了那个妇女，她接过后放在她的篮子里，走了。我也赶快跑开，去上床睡觉了。

我睡得比昨晚更安静些……奇怪的是：第二天，当我放学回家时，发现我送出去的东西都重新摆在原来的位置上。我不能理解。我把我的心思透露给施蒂娜。起初她也表示惊讶，但很快禁不住笑了起来。她笑了以后我才怀疑了她。原来，昨天晚上，那座良心雕像，那个为了我的罪过而挨饿的小孩子的不幸的母亲就是她扮的。

事实上，也许根本没有人挨饿。天知道，那天晚上打碎的是否只是一只盘子。施蒂娜是个很好的演员，她演出了她自己导演的一幕悲剧。但我不会忘记这件往事。当时我只有七岁，正沉浸在表面上的繁华的幸福生活的时候，曾有一次从别人拉开的帷幕背后看见了贫穷，看见了自己的过错。

(德国) 亨利希·曼